

韩国民族的文化起源

〔韩〕金贞培著

高岱译

HANGUO
MINZUDE
WENHUA
HEQIY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2.103

94
K312.103

韩国民族的文化起源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韩〕金贞培著

高 岱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大字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朱展程

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

【韩】金贞培著

高岱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160,000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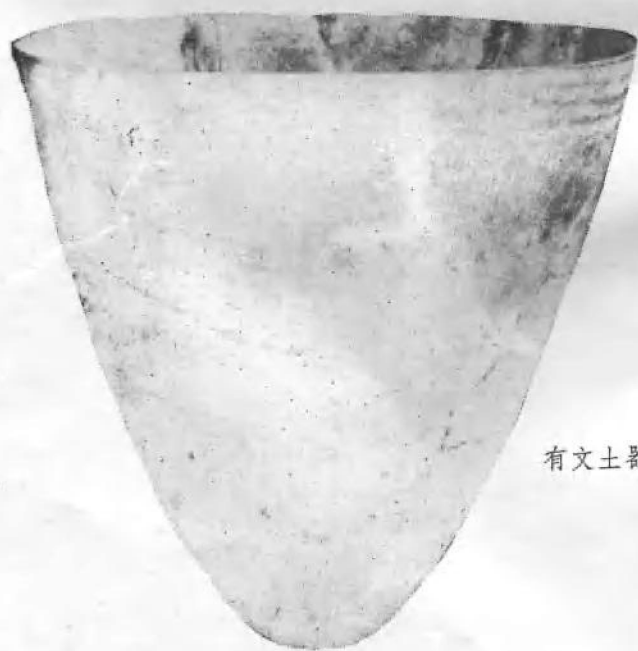
ISBN7-5321-1104-0/K·83 定价：6.20 元



青铜制仪器



无文土器



有文土器

卷 头 语

要一下子说清楚韩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现在是很困难的。从问题的重要性来看，学术界的成就还不能说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阶段。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论是综合的还是个别的都在不断地进行。本书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先辈的业绩为基础形成的，在此还要对给作者以指导的恩师的学德表示敬意。

大学时代，在金廷鹤博士的指导下，初步涉猎了考古学和史料解释；大学院^①时节，在已故李弘植博士的关怀下，进行了严格的处理文献资料的训练。留学的时候，理查德·波尔逊(Richard Poarson)博士的指导教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做学问的道理。正是上述几位先生的学术影响促使作者写出了这本书。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论文是对五年来发表的一部分论文加以修订后汇集起来的；附录里的俄国关系资料是外国语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协助翻译的。作者在书本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正像书名所显示出的那样，由于不可能仅凭文献资料和考古学的某一个部分来解释清楚，所以总是注重两者的相互联系，并致力于在研究国外各种说法的同时，发掘韩国史所具有的内在的发展意义。

^① 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人，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校，似相当于我国研究生院。

为了让老师和学术界的先后同学以及关心这本书的读者知道作者现在在想些什么，并且从希望将来能给作者以直率的批评和鞭挞这一层意思出发，我才敢于让本书问世。在出版这本书的同时，谨向从多方面在学术上给我以鞭策的郑在觉、金俊焯博士致以深深的谢意，并向始终给我以帮助，使本书得以出版的高丽大学出版部长宋敏镐教授和把它装钉成册的李洙振先生及有关职员致谢。

作 者

1972年10月15日

序 言

要弄清楚韩民族的起源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起源，正统的历史学的立场，首先是侧重于关系史料的选择。然而，如果上溯到上古史，其历史时代和史前考古学相衔接的日政时代^①几乎是一片空白，韩国上古史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此，试图单靠文献来解决问题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立足于“起源”这样一个论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引进人类学。而人类学的领域往往区分为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像这样细分的领域，每逢议论民族和文化的起源时则常常被活用。举近一点例子：列文(Levin)的关于东北亚种族的起源，江上波夫、石田英一郎等的日本民族的起源，金廷鹤的对韩民族形成的研究，全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另一方面，也有像奥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那样完全从考古学的见地来研究问题的方法。实际上，由于专门领域能力有限，即使用尽上述一切领域的办法来论述文化的起源也很容易暴露出弱点。

所以本书当然也应当采用人类学的全部成果，但是作者认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应当形成全部的中心，因此试图在这一领域内解决问题，其他领域则打算停留在参考研究成果这样一条

^①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代。

线上。

韩国的史前考古学和上古史一直采用由三上次男把两者联接起来的综合的方法，但是全盘的面上的解释和结论跟作者的观点不同，而从民族问题开始，到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在韩国上古史中还是未开拓的领域，所以尽管单薄，笔者仍决定披沥自己的见解。其时代的上限始于史前时代，下限到形成韩国上古史头一章的卫满朝鲜^①为止，包括《魏志·东夷传》的部分史料。

本书拟承认韩半岛的先民及其文化，并最终考证出韩半岛的先民和文化是被作为新来的民族阿尔泰族的濊貊所吸收和征服了的，因而是由先民和新来的民族创造的二元化的文化，而不是像“从来说”那样认为是同一种族同一系统的文化，从而这样来看待新石器时代。所以也要谈到和上古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考古学的目的和历史学一样，最终归结于说明和解释，因此，文献上的编年和考古学上的编年是不能不同的。由于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世界考古学的编年其上限也向上推移了不少，具有科学的体系，而且韩国考古学界的学术成果也处于令人刮目相看的状态，这就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解释民族和文化的起源。由于情况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起源也有可能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我确信这不适用于韩国史。

^① 韩国古代由燕人卫满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公元前194—108)。

BA 11/19

目 次

卷头语	3
序言	5
第一章 韩国民族和濊貊	1
第一节 有关韩民族诸说的研究	2
第二节 濊貊和濊与貊	11
第三节 史前文化和濊貊	28
第二章 韩国民族文化的源流和问题所在	38
第一节 韩国史前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试论	38
第二节 朝鲜、肃慎的民族性质	54
第三节 韩国的南方文化论	71
第四节 在《魏志·东夷传》中看到的韩国民族	84
第三章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	89
第一节 研究的经纬	90
第二节 遗物的出土及其性质	95
第三节 青铜器文化的起源和性质	102
第四节 住民和经济生活	118
第五节 结束语	127
第四章 古朝鲜的住民构成和文化的复合	132

第一节	檀君朝鲜和古亚细亚族·····	133
第二节	所谓箕子朝鲜和考古学上的问题 ——巨石文化和青铜器文化·····	149
第三节	卫满朝鲜和铁器文化开始的问题·····	164
结论	·····	174

附录

关于韩国甕棺解释的初步考证·····	178
新石器时代东西伯利亚种族的熊崇拜思想·····	196

第一章 韩国民族和濊貊

作为韩国民族的祖先，在中国的史书上一再出现的濊貊问题，由于对文献本身的考证和历史的解释的观点的不同，并非多少没有一点儿异议。不管濊貊是韩国民族的整个的构成成员还是一部分，在韩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中决不能把它排除在外，也是不言自明的。近年来，作者一直记挂濊貊问题，认为有关濊貊的研究直接关系到韩民族的起源，而且确信，韩国文化的起源只有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在民族的来源和文化的起源这样一个命题下进行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所以在本章中作者从如此执著的信念出发，想以在这一段时间中发表和先学的业绩为基础，把考虑的问题广泛地加以整理，达到序言的程度来写。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濊貊的研究，不仅国内学者，而且日本、中国等国外学者也有许多论证，此外，还有在广阔视野上来看韩国民族的外国学者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能不关心。实际上，濊貊问题不仅是研究资料本身，而且由于引进了考古学，有必要突破文献上的解释的限制，还要明白这种研究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所以，在这一章中，濊貊肯定是作为韩国民族的先祖出现在记录上的，而且，如果说是作为构成韩民族的根干的话，那么就应当认为，迄今为止，把韩民族从人种上加以区别乃至分类的各种说法肯定和先祖濊貊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到东北亚作为民

族迁移大动脉的古亚细亚族和阿尔泰族的迁移，把一向从种族上来看待韩族的种种学术综合起来看以后，就应当分析究竟是把濊貊族作为连称还是分开来作为单称来看。在研究试图把濊貊和考古学联系起来解释的日本三上次男和台湾的文崇一的学说的同时，还要弄清楚在韩民族的起源方面出现在史料上的濊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节 有关韩民族诸说的研究

迄今为止，我们有许多试图就种族的起源和人种的区分对韩民族进行研究的极其零碎的学说。然而，其中除少数而外，几乎全部都不是自成体系的论文。尤其是，即便如此也非常模糊，连某种学术究竟从何而来也难以分辨清楚。

初期的日本人曾经处于仅仅举出几个在韩国上古史中出现的部族名称来说明韩民族的构成的幼稚的阶段，而且毫无例外地加进了汉人种、出云族和蒙古族。也有举韩国的地理环境为例，说韩国三面环海，一面邻接大陆，从而认为韩民族是由大陆族和海洋族构成的。随着日本统治韩国以及他们推行进入大陆的政策，看待韩国人种的见解给人以一种好像是比较科学的印象，但是，提出的学说却是要么把它和蒙古、满洲等大陆种族同等看待，要么认为它是大陆系统的分支种族或者是杂种，从某些方面来看（当然没有必要作恶意的解释）散发出一种官僚的气味！另一方面，就我们而言，对日本人的这种见解，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极端的学说，换言之，是强硬一边倒，不必要的主张是檀君^①的子孙，也有人无批判地全盘接受日本人的学说。现在，让

^① 传说中的韩国开国始祖，于纪元前二十世纪建立了檀君朝鲜。

我们来综观一下海内外学者的种种说法，研究研究下面提到的几种学说究竟对濊貊作了多么合理的解释。

韩国末年滞留在韩国的赫尔伯特(Hulbert)把韩民族分为北边的濊貊和南边的韩种，把南边三韩^①民族的起源看成是南方民族。他举语言的构造和语汇、除马来半岛外到处都有发现的小马、济州岛民的南方民族的传统、济州岛人和台湾人特别是女性之间的生理上的类似、三韩人的航海习性和对金银价值的无知等为例，并对三韩的地名作了比较，从而谈到其语言是达罗毗荼语(Draavidian Language)。

在此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是不适合的，但必须说一说诸如 Ro, Pin 和 Kan 等词尾，在南印度达罗毗荼语中可以找到和它们几乎完全相同的对应词尾，在那里它们的意思是村、区、王国。

其后，赫尔伯特(Hulbert)谈到了韩国民族的南方要素，这在他的见解中似乎是主要的。达莱特(Dallet)在他的《朝鲜教会史》中也说朝鲜语文法和达罗毗荼语，即南部印度文法相类似，并认为如果深入研究这相似点将会给印度民族原始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几乎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土俗学上的诸问题带来巨大的光明。这样的见解和上述赫尔伯特的学说相同。但是，达莱特借口韩国人不是支那人的一支，肯定是由鞑靼人分裂出来的，从而声称韩国人是蒙古种。

那珂通世也提出貊和韩种，说在肃慎氏之南，玄菟、乐浪的旁边有貊的诸种族，在乐浪之南，现今的韩半岛有韩的诸种族。

^① 上古时代韩国南方的三个国家，即马韩、辰韩、弁韩。

最普遍的说法是韩国民族的通古斯 (Tunguc) 说。鸟居龙藏以下,许多日本人支持这个说法。相反,尽管在这方面相似,但分别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如下的诸般学说。

白鸟库吉依据《魏志·东夷传》,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七个词汇,认为濊貊的语言,大量的是通古斯语,混进了少量的蒙古语,提出了濊貊族是以通古斯为骨干,加进了蒙古族的杂种的学说。当然,虽说是杂种,但却清楚地表明了骨干是通古斯族。据作者了解,在从种族上对韩国族作了规定的日本学者中,虽然有些人做过简单的词汇分析,但是除了白鸟库吉之外,由于没有表明究竟根据什么说韩国族是通古斯,事实上都很茫然。鸟山喜一也遵从前面提到的由于混进了蒙古族因而并非纯粹的通古斯的白鸟说。然而,小山荣三把韩国族看作是通古斯和支那人的混血人种;稻叶岩吉则把韩民族看成是中国的汉族及东胡系的民族。今西龙把韩民族分成濊貊和韩族来看,在方式上同赫尔伯特和那珂一样。只是没有像赫尔伯特那样把韩族看成是南方起源,并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把濊貊看做是通古斯。在以北方为濊貊、南方为韩族这样区分来论述的学者中,台湾的芮逸夫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据《魏志·东夷传》等史籍,尽管有夫余、高句丽、沃沮、濊貊、韩诸种族,但从实际来看,可以分为濊或濊貊、韩或三韩两系。并称其分布为:前者从韩国的北部七道^①,即京畿、黄海、江原、平安南北、咸镜南北直到北边的中国东北的安东、吉林、松花江、嫩江、合江诸省境;后者分布在南部六道,即忠清南北、全罗南北、庆尚南北。把濊貊的住地看成是南满洲一带,作者也有同样的见解。

台湾的李迺扬一方面说夫余族是构成韩民族的根干,一方

^① 韩国的行政区划,相当于我国的省。

面表明了有关韩民族起源的见解说夫余族是通古斯民族中满洲族的一支,同时谈到夫余族的先祖是赫哲族。但是,多数的中国学者认为韩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分支,要不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而又汉化了了的准汉族。

林惠祥说貂族在现今的中国民族内并不存在,从政治上看不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但从民族上看,关系非常密切,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谈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人种上吸收了许多中国移民,表示了“和安南人相似的”见解。童书业也说在东方诸民族中,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实际上貂族是第一,并认为在人种上大多和中国移民相融合,貂族关系到构成汉族的一分子,是非常妥当的。

另一方面,文崇一和上面谈到的诸般学说不同,认为濊貂是鸟夷民族(鸟 Totem)的一支,属于少皞氏的人民,在血统上和舜、殷关系非常深。文崇一考察到中国的北疆(陕晋冀之北)以及黄海、北海沿岸(包括朝鲜半岛)有他们的足迹,他的论述和考证的特点在于把濊貂看成是鸟 Totem 的一部分。他积聚了有关濊貂的丰富资料,分为金石、经传、史志诸子和其他,加以收录。似乎并未介绍给学术界,而且还带有一点考古学的见解,拟放在后面研究。俄国大藏省的调查报告书《韩国志》称韩国民族是由通古斯人、蒙古人(Finns)构成的。但是在苏联学者的论述和考证中最使我们关心的是希罗科戈罗夫(Shirokogoroff)的古亚细亚族(Poleo-Asiatic)说。希罗科戈罗夫在一本叫做《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亚细亚》(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rthern Tungus)的书中提出通古斯南方起源说,在谈到通古斯和古亚细亚族的移动路线时,说韩国民族是古亚细亚族。换言之,是说濊和貂是韩民族的直系祖先,并把它看成是古亚细亚族。当然,并不是谈得很仔细。在民族诸集团地理分布假想图上,在公元前

三千年、纪元前一千年、纪元后一千年的时候，韩国还出现在古亚细亚族的分布地域，到这些民族涌向沿海洲白令海的时候为止，韩半岛依旧是古亚细亚的定居地区。像这样的韩族的古亚细亚说，中国的凌纯声也谈到过，从而推定濊貊和古亚细亚族是同类。到现在希罗科戈罗夫的学说虽然受到许多批判，但在考虑韩民族的起源时，总要提到它。M·G·列文对他作了如下的批判：

希罗科戈罗夫在他的著作《希罗科戈罗夫》，1923，1925)中涉及韩民族的体质人类学。但在这些著作中并无具体的比较资料，取而代之的是假设的人种和奇怪的揣测。正如契博克沙罗夫所指出的，在希罗科戈罗夫的著作中，这一群体或那一群体内部种族特征的个别结合常被看作群体之间混合的现象。

列文在他的著书附录里简略地披露了一些从人种上来看韩国民族的西洋学者的见解，说不允许认定有关韩国民族个人特质的明确的地域性变化，南北韩在体质的类型上不同的看法需要检验，并对韩国民族谈了如下的一段话：

然而，韩国人的南亚蒙古族人种的成分远远没有消除他们的体质类型的特征。一些韩国人的特征表示出另一种关系的组合。明显的色素消失，脸盘的阔大，以及脸的侧影不很平坦，使韩国人明显区别于肤色较黑、矮小和脸盘较狭的东南亚蒙古人种的类型，而且和北(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相一致。

把韩民族同北(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联系起来。初期的外国